

【台湾】

卧龙生

武侠系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镖

旗

上



鏢



样本书

旗



494704

上

一、拦路劫镖

北风呼啸，雪如鹅毛，枯树银妆，遍地琼瑶。邯鄲道上，轮声辘辘，正行着一列篷车。

拉车的都是产自塞外的健马，性耐酷寒，寒风大雪中，仍然仰首奋鬃，得得而行。

这一列篷车，共有五辆，当先一辆，黄色车篷，车上高插着一面三尺长、二尺四寸宽的蓝色旗子，旗上用金线绣着一只下山猛虎，针法秀奇，栩栩如生。旁侧用银线绣着四个字：“虎威镖局”。

第二辆到第五辆，都是一色的黑色篷布，车帘低垂，一密不通风。赶车的，都穿着长毛滚雪的大皮袄，护耳大皮帽。

两个三十多岁的精壮汉子，各骑着一匹健马，背上各插着一把雁翎刀，走在车队前面开道。

寒风中，两个人只穿着紧身扣裤褂，不时挥手，弹弹身上积雪，只看那一身，就知是内外兼修的会家子。车队后面，有两匹健马追随，左面一个是虎背熊腰，黑脸膛的大个子，马鞍前，挂着一柄钢练金柄流星锤，人高马大，看上去威风凛凛。

右首一人，生的干枯瘦小，背上交插着一对招呼穴道为主的判官笔，小个头，再加上五短身材，一副皮包骨的猴子像，全身上下除了骨架子，大概再找不出半斤净肉。

可是那一双眼睛，却有着湛湛逼人的神光。

除了一大一小两个骑马人之外，另八个背弓插箭，挂着腰刀的趟子手，一色护耳皮帽，夹裤，薄靴，小棉袄，白裹腿倒赶千层浪，跟在车队健马后面跑，喝！腊月天，寒风大雪中，只跑的一个个头上见汗。北风强劲，刮的雪花飞舞，车篷上积雪不多，远远望去，几个黑影在一片茫茫银色世界中蠕动。

突然间，一支响箭，挟着锐啸，划开了厉啸北风。叭的一声，落在了第一辆篷车前面两丈左右处的雪地上。

赶车的似是长年在江湖上行走的老手，不待主人吩咐一收缰绳，篷车顿然而住，手中长鞭一挥，拍的一声打了一个响鞭，道：“伙计们刹住车。”

只听一阵吁吁之声，四辆黑篷马车全部停了下来。第一辆黄色篷车上车帘启动，探出一个戴鸦雀巾，留着花白长髯的脑袋，咳了一声道：“玉龙，看看那落地响箭是那条线上的朋友，咱们虎威镖局不怕事，但也不能开罪了朋友，失去江湖礼数。”

走在车前左首的精壮汉子，应了一声，一个翻身，跃下马背，捡起了地上响箭，瞧了一阵道：“回二叔的话，响箭未带标识，弟子瞧不出门道。”

车中人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，你拿过来给我瞧

瞧。”

那叫玉龙的汉子神态恭谨的行到篷车旁侧，递上响箭，道：“二叔请看。”

车里面伸出来一只手，接过响箭。大约是那车中老人，也无法从响箭上瞧出名堂，一阵沉寂过后，突然启帘而出。

只见他身穿团花青缎子皮袍，青缎夹裤，足登鹿皮薄底快靴，不胖不瘦的身材，紫脸膛，浓眉虎目，脸上微泛怒容，左手执着响箭，右手提着一管湘妃竹旱烟袋。目光转动四顾了一阵道：“玉龙，到前面那片枣树林去问问他们瓢把子怎么称呼。”

左面精壮汉子，欠身一礼应道：“弟子遵命。”翻身上马，一抖缰绳，向前奔去。

那枣林，距离停车处，也就不过是半里左右，寒冬季节，枝叶早秃，树枝上积雪，又大部为疾风吹落，看上去，树干矗立，枯枝横空，别有一片冷肃，萧索的景象。

这时，迎面雪地上，也同时奔过来一匹快马，蹄踏积雪，飞也似的跑过来。

两匹马一来一进，双方马上人也似乎是都存心卖弄一下，直待两匹马将要撞上，才同时收辔，呼聿聿两声马嘶，两匹健马同时人立而起，打了一个旋身，荡起了积雪。

那精壮汉子，技高一筹，先行稳下身子，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虎威镖局李玉龙，给朋友见礼。”

对方年纪二十六七岁，羊皮短袄，灰狼皮紧腿长裤，

透着一脸精明气。

只听那人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，虎威镖局总镖头的大弟子，百步飞镖李玉龙。”

李玉龙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那是江湖朋友们的抬爱……”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兄台姓名可否见告？”

那人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我们既然敢出手动虎威镖局的镖，自然敢留下姓名。”

李玉龙年纪虽然不大，但他自幼即追随师父在江湖上走，见识博广也算得经过风浪的人物。当下陪笑说道：“兄台怎么称呼，小弟这边洗耳恭听。”

那劲装汉子冷冷说道：“兄弟姓邵单名一个杰字，人称冷箭邵杰。”

李玉龙欠身道：“原来是邵兄，兄弟失敬了。”

冷箭邵杰一抱拳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兄弟不善言词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们和虎威镖局没过节，只要留下篷车，贵局中人，可以上路。”

李玉龙淡然一笑，道：“邵兄说笑话了，有道是，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吃我们保镖这行饭，怎能丢了客人逃命，虎威镖局在江湖上，走了二十年镖，可是从没有过弃镖逃走的事。”

冷箭邵杰道：“虎威镖局的盛名咱们久仰了，你李兄的百步连环飞镖，咱们也慕名已久，不过，咱们如若没有几分把握，也不敢老虎口里拔牙。”

李玉龙心中暗道：就凭他这点能耐，决不敢妄动虎威

镖局的念头，必然另有主脑人物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笑道：“邵兄，敝局走这趟镖，兄弟只不过是马前一名小卒，护镖的，是我虎威镖局二当家的……”

邵杰道：“就算是贵镖局的总镖头大当家的亲自押镖，咱们也一样要动这趟镖。”

李玉龙道：“我想凭你朋友，大概还不敢动这个念头。”

邵杰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李兄可是问我们瓢把子么？”

李玉龙道：“不错，尚望邵兄见告，兄弟也好回报给我们二当家的，由他老人家拿个主意。”

邵杰道：“这个么，很抱歉……”

李玉龙脸色一变，接道：“邵兄既是不愿见告，说不得在下只好闯入林中瞧瞧了。”

邵杰一带缰绳，拦住了李玉龙，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白色封筒，说道：“既是贵局里二当家也来了，大概你李兄，也作不了主！这封筒之内，是我们瓢把子的手笔，李兄拿给贵局二当家的瞧瞧，在下恭候回音。”

李玉龙接过封筒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书奉虎威镖局二当家，铁掌金环方振远亲拆。

李玉龙看罢封筒的字迹，不禁一呆，暗道：这次二叔亲身押镖，除了镖局中几个重要的镖师之外，很少人知道，这伙人却似了如指掌。

心中念头，像风车一般打转，人却一抱拳，道：“邵兄稍候。”一勒缰绳，转过马头，奔回篷车。

二当家铁掌金环方振远，正盘坐车中抽着旱烟，老头儿心中似是很火，脸上一片肃穆，右首那精壮汉子，已下了马，垂手站在篷车一侧。

李玉龙马近篷车，一个翻身下了马，欠身说道：“回二叔，弟子和他们照了面，对方瓢把子有封书筒，书明要二叔亲拆。”

方振远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拆开念给我听了，这邯鄲道上竟然有人敢动虎威镖局的镖，还要指名我亲拆书筒，倒要看看什么人吃了熊心豹胆。”

李玉龙肃然站好，拆开封筒，念道：由，怕家世二，字奉方振……。

突然住口不言。

方振远道：“玉龙，念下去，信又不是你写的，怕什么！”

李玉龙连应了几个是字，接着念道：“字奉方振远副总镖头雅鉴：久闻贵镖局生意兴隆，日进斗金，连号十余家，虎威镇中原，飞虎镖旗所经之地，绿林道上朋友，无不退避三舍，迄今十余年矣！……”

方振远一摸颔下的花白长髯，道：“嗯！信还算写的客气。”

李玉龙抖一抖身上的积雪，接着念道：“弟等不才，斗胆冒渎虎威，限函到顿饭工夫之内，方兄带贵局中人，留下兵刃，赤手空拳撤离，如有人妄带寸铁，必遭惨报，贵局十余年积财万贯，赔此一票，当不致一蹶不振。”

方振远早已经听得脸色大变，但他还忍住，静静听完，

才长长吁一口气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，看看他落款的姓名。”

李玉龙摇摇头道：“信上没有署名，只画了一个图号。”

方振远啊了一声道：“给我瞧瞧。”

李玉龙应了一声，双手捧信，恭恭敬敬的递入车中。

方振远接过书信一看，满面怒意的脸色上，竟然飞起了一缕讶然之色。

那站在篷车右首的精壮汉子，绕过篷车，行到李玉龙的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李师兄，那书信下款，画的什么图号。”

李玉龙低声应道：“一面八卦图案，一把折扇，和一条似绳非绳，似带非带之物。”

那精壮汉子皱皱眉头，道：“那似是代表匪号和他们使用的兵刃，北五省中绿林道上，施用折扇的人不多，也没有使用八卦牌的匪首，至于似绳似带的兵器，更未听人说过，这几个人大约是远道来此的人。”

李玉龙摇摇头道：“于师弟，只怕事情不如你想的那样单纯，二叔是何等人物？如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匪毛贼，怎会放在他老人家的心上。”

原来，那方振远脸上的怒意，已然消退，仍然在望着那书信出神。

这时，第二辆黑色篷车上，车帘启动，跳下来一个十三四岁书童，行到第一辆篷车前面，问道：“二当家的，我家老爷要小的问一声，车子怎么不走啦。”

方振远缓缓收起信笺，一跃下车道：“劳请回复刘大人，那就是遇上了一点麻烦，有几个绿林匪徒拦道。”

那书童啊了一声，转身行去。

方振远接道：“告诉刘大人要他放心，虎威镖局二十年的金字招牌，决不会轻易的叫人砸了。有劳请你小哥儿上转刘大人，在事情没有料理清楚之前，最好不要下车走动，老夫今派人护车，但我们人手不多，无法保护下了车的人。”

那书童应了一声，道：“小的这就去禀告我家老爷。”加快脚步，奔回第二辆篷车中。

方振远神情严肃，沉声对另一个精壮汉子说道：“俊儿，你去请张、杨两位镖师上来。”

这时，五个赶车的车夫，都已经下了车，收起了长鞭，亮出了家伙，一色的薄刃厚背钢刀，各自守在篷车前面。

原来，这些赶车的车夫，都是虎威镖局精壮的趟子手所改扮。

这些人都是常年走镖的精干伙计，一遇上事故，不用吩咐，立时亮家伙占了方位。

李玉龙四顾了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二叔，来的人很扎手么？”

方振远点点头道：“点子硬的很，咱们得小心应付，这一关很难闯。”

李玉龙素知二叔，一向高傲，走镖十余年从未出过岔子，毁在他金环之下的绿林悍匪，不知凡几，此刻，突然间变的这般慎重，在李玉龙记忆之中，可是从未有过的事，心情也顿感沉重。

这当儿，那叫俊儿的精壮汉子，已引着一高一瘦，张、

杨两位镖头大步行了过来。

那虎背熊腰，黑脸膛的大个子，左肘上还挂着钢练金柄流星锤，大走两步，抢在前面，一抱拳，道：“二当家的，什么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这第一阵交给俺张大豪。”

方振远神情肃穆，摇摇头，道：“来人不是一般的绿林人物……”

目光转望枯瘦的杨镖头，说道：“四成，你过去在江南道上走动过一段日子，不知是否知晓这几个人物。”

原来，那张大豪生的高大粗壮，但却带有三分浑气，杨四成干枯瘦小，却是个精明多智的人物。

杨四成一欠身道：“回二当家的话，四成倒是知晓一点江湖事情，但不知来人是否留有标识？”

方振远道：“嗯！有一封信，你拿去瞧瞧。”

杨四成伸出枯瘦的双手，接过了函笺，似是并未用心细瞧内容，双目却盯住在后面那三个图案上，凝神沉思。

良久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就职属所知，似乎是南天三煞的标识。”

口中说话，人却恭恭敬敬地把函笺递了过去。

方振远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是南天三煞，他们一向活跃于大江之南，而且近几年已销声敛迹，想不到竟会突然出现在邯郸道上，图谋咱们虎威镖局的镖……”

张大豪接道：“二当家，有道是水来土堰，兵来将挡，俺就不信南天三煞是三头六臂的人物，咱老张先去会会他们。”

此人性子急暴，话落处，大步向前行走。

方振远摇摇头道：“等一下。”

他为人严肃，不苟言笑，虎威镖局上下人等，无不对他敬畏三分，张大豪果然不敢再行妄动，停下步子。

方振远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就老朽所知，南天三煞在绿林道上，向以狠辣著名，但却并非是莽撞之徒，他既然明目张胆的挑旗、劫镖，必有着很周密的准备，老朽这铁掌金环的虚名，断送无妨，但不能让人砸了虎威镖局的招牌。”

这一番话语重心长，连那带着三分浑气的张大豪，也听出事态严重，非同小可。

方振远左手拂着长髯，仰首望着漫天阴云，接道：“四成，你见过南天三煞。”

杨四成道：“职属久闻其名但却未晤其面。”

方振远又沉吟了一阵道：“好！咱们去会会他们。”目光一掠环立身侧之人又道：“四成，玉龙，跟我去，俊儿和张镖师，你们先把镖车盘起来，要弓箭手准备，咱们这次的主顾，不但身世显赫，而且还带有内眷，人家相信咱们虎威镖局，才把家小的性命，财产，全都托付了咱们，只要咱们有一口气在，有一个活人，就不能让主顾受到伤害，会敌和护镖一样重要。”

张大豪一欠身应道：“二当家的放心，职属等自会小心。”

方振远点点头道：“最重要的是未得我命令，你们不要

擅离镖车……”

右手一挥，说道：“玉龙带路。”

李玉龙应了一声，转身向前行去。

方振远、杨四成跟随身后，向前行去。

三人已动身，张大豪立时下令，把五辆篷车盘了起来，八名趟子手取弓抽箭，选择了拒敌之位。

张大豪虽然有几分浑气，但他长年走镖，经验却是极为丰富，几个趟子手，也都是虎威镖局的精干老练人物，片刻之间，已经布成了很易守护的拒敌之阵。

再说李玉龙当先行近邵杰，一抱拳道：“劳邵兄回报，就说虎威镖局二当家的，拜访贵瓢把子，有什么事，由他两位当面谈个明白。”

冷箭邵杰打量了站在丈外的铁掌金环一眼，看他卓立雪下，紫脸肃穆，不怒而威，暗道，久闻铁掌金环的威名，看来果是不错。

他本想说两句俏皮话，讥笑李玉龙两句，但却被那铁掌金环方振远的气度所慑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李兄的话，在下原本转告瓢把子，但他肯不肯和贵镖局二当家的会面，兄弟可没有把握。”

李玉龙道：“只要邵兄把话带到，那就和邵兄无关了。”

邵杰道：“见与不见，兄弟都有回话。”

飞身上马，一提缰，纵马而去。

李玉龙回首一欠身，道：“二叔，可要跟着他去瞧瞧。”

方振远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用了，南天三煞都非好与人物，

咱们不能再陷入他们的埋伏之中。”

李玉龙口中连声应是，心中却暗自忖道：姜是老的辣，二叔一向高傲，但行事却又极为谨慎持重，非常人所能及。

但见冷箭邵杰快马踏雪，行入枣树林中，几个转弯，消失不见。

一盏热茶工夫之后，枣林中走出了四条人影，踏雪疾奔而来。

四人都未骑马，但速度却不在马奔之下，片刻工夫，已到近前，停身在四丈以外。

当先一人，正是冷箭邵杰，遥遥一抱拳，道：“李少镖头，我们瓢把子大驾已到，贵局二当家有什么话，可以上来说了。”

李玉龙抬目看去，只见四丈外雪地上，并肩站着三人，居中一人头戴方巾，一身黑的短褂长裤，外罩虎皮披风，怀中抱着一柄形如人臂的怪兵刃。

左首是一个儒巾蓝衫，白面无须，右手执着一柄折扇的文士。

右面一个全身红衣，粉红色头巾，粉红小蛮靴，粉红斗篷，从头到脚，看不到一点杂色。

四丈距离，大雪纷飞，使得李玉龙无法很清楚看到她的面貌，但见她腰肢纤细，身材窈窕，鹅蛋脸形，应该是一个很美的女人。

三个人停身在四丈外，不再向前行进，分明是故矜身份，恐怕要激怒生性高傲的二叔。

哪知，事情完全出了他意料之外，李玉龙还未来及回身禀报，方振远已大步走了上来，道：“走！咱们去会会他们。”

李玉龙应了一声，随在方振远的身后行去。

方振远左有杨四成，右有李玉龙，行距来人八尺左右处，停了下来，抱拳说道：“方某人久闻南天三义的大名，今天有幸一晤。”

那怀抱奇形兵刃，居中而立的黑衣长髯人，冷冷说道：“咱们三兄妹，一向被江湖同道称谓南天三煞，这南天三义的大称，咱们当受不起。”

方振远脸色微微一变，但他还是忍了下去，道：“就在下所知，贵兄妹和虎威镖局，素无过节，咱们虎威镖局，也没开罪三位的，三位如是有所需求，在下极愿转报敝局的总镖头，在下相信，定会对三位有一个完满的交代。……”

南天三煞肃立不动，也无一人接口。

方振远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再说，方某人保这一趟镖，既非珠宝金银，更非值钱的名画，古玩……”

那左首身着蓝衫的白面文士，似是已听的不耐！唰的一声，打开折扇，扇去身上积雪，接道：“咱们兄妹打听的很清楚，他们带有多少价值的东西，不用你方副总镖头代为劳心，咱们和虎威镖局无过节，所以，才先礼后兵，那书简上已经写的很明白，贵镖局中，只要放下兵刃，咱们决不加害。”

方振远紫脸上，泛起了一片怒意，冷冷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三位是诚心要砸虎威镖局招牌了。”

那红衣女子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哎哟！方副总镖头，我们可没有说要砸虎威镖局的招牌，但你二当家的硬是要往身上揽，那可是没有法子的事啊。”

方振远已然了解到今日处境，已非口舌能解决了，仰天大笑一声，道：“三位如是执意不肯高抬贵手，放我方某一马，那就如姑娘所说，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，虎威镖局从不无故惹事，但也不怕事情的……”

那居中而立的黑衣人，冷然接道：“那很好，你方副总镖头，既然觉着能够对付南天三煞，咱们也用不着再费口舌了。”

那红衣女子，突然一挫柳腰，斗篷飘飞，人已凌空而起，轻飘飘的落在八尺以外雪地上，笑道：“我们兄妹，还有约会，事情显已挑明了，也不用再耽误时间，小妹先领教方副总镖头的高招。”

方振远细看那红衣女子，面目姣好，脸上是一片盈盈笑意，全无和人动手时的怒气，而且赤手空拳，未带兵刃。

铁掌金环是久在江湖走动人物，眼睛里揉不进一颗砂子，不但自己未立刻出手，而且也示意杨四成和李玉龙不可妄动，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姑娘何不亮出兵刃？”

红衣女人脸上笑意突然消失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姑娘的兵刃，就在身上，你瞧不出来，那只怪你瞎了眼。”

铁掌金环方振远回顾了李玉龙一眼，道：“玉龙，你去

会会她，但要小心，她用的兵刃定然也是一种奇形的兵刃，最好见到兵刃之后再出手。”

李玉龙点点头，唰的一声，抽出了雁翎刀。气聚丹田，缓缓行到那红衣女子身前，道：“在下李玉龙，奉陪姑娘儿招，姑娘请亮兵刃。”

红衣女子喜怒无常，原本冷峻的脸色，突然展现出了一片笑容，道：“动上手，自然会要你见识我的兵刃！小心了。”

话出口，人已直欺而上，呼的劈出一掌，简直未把李玉龙手中那百炼精钢的雁翎刀放在眼中。

李玉龙人极持重，一闪避开，道：“姑娘不亮兵刃，在下……”

红衣女子接道：“该用兵刃的时候，姑娘自会亮出来。”

双掌齐出，一式“双风贯耳”拍了过去。

李玉龙一皱眉头，雁翎刀忽斜斜推出。

洒出一片刀光，横里斩去。

红衣女格格一笑，拍出的双掌，突然向下一按，柳腰一长，整个身躯腾空而起，险险的避开刀势，人如天马行空，由李玉龙头顶掠过，红色小蛮靴，却借势蹬向李玉龙的后脑。

这一脚如是被她蹬中，李玉龙不死亦得重伤当场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李玉龙身子突然向前一倾，右手单刀，一式“回首望月”，刀光翻浪，由下而上，卷了过来，削向红衣女的双腿。